

雲南佛教藝術

雲南の仏教の芸術



雲南佛教藝術

主編 鄒啓宇

雲南教育出版社

The Buddhist Arts in Yun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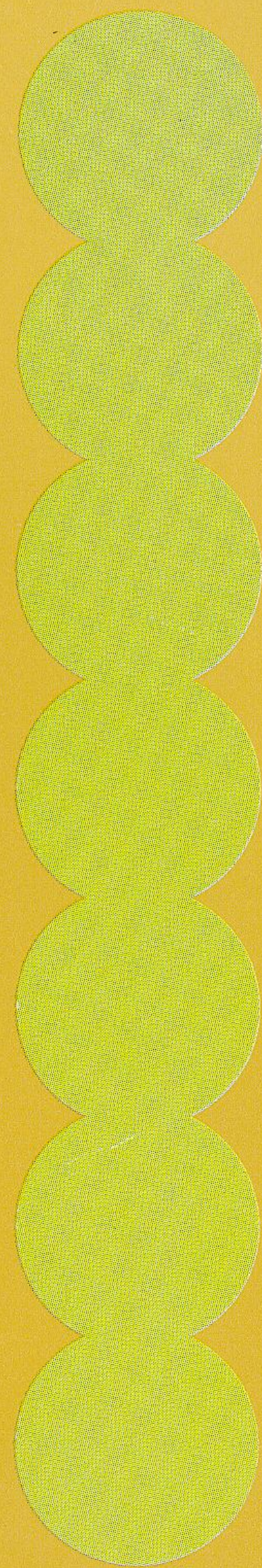
雲南佛教藝術

雲南佛教藝術
PDG

J19
Z970

雲南佛教藝術

雲南の仏教の芸術



雲南佛教藝術

主編 鄒啓宇

雲南教育出版社

63820

雲南佛教藝術

主編 鄒啓宇
編委 王海濤 木德高 周鳴琦
唐世龍 張楠 張劉
郭淨 (以姓氏筆劃爲序)

撰文 郭淨 王海濤 張楠
攝影 張劉 唐世龍 張曉源
鄒永瓊 張楠 王海濤
羅錦輝 田正清 華爾綱
吳家林 熊美亮 周廷鐸
李玉龍 李維江 王藝忠
何方南 周學義 格桑尼瑪
李友誠 郭俊 歐燕生
宋林武 朱明斌 馬星
吳昆 高金龍 劉興義
張友權

圖片編輯 張劉 唐世龍
責任編輯 周鳴琦
封面設計 鞠洪深 徐芸
版式設計 鞠洪深 徐芸
編務 湯楨雲 蔣翼坤

版權爲雲南教育出版社所有，

翻版必究

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昆明市書林街100號)

廣東省出版進出口公司國外總發行

(廣州市環市路11號8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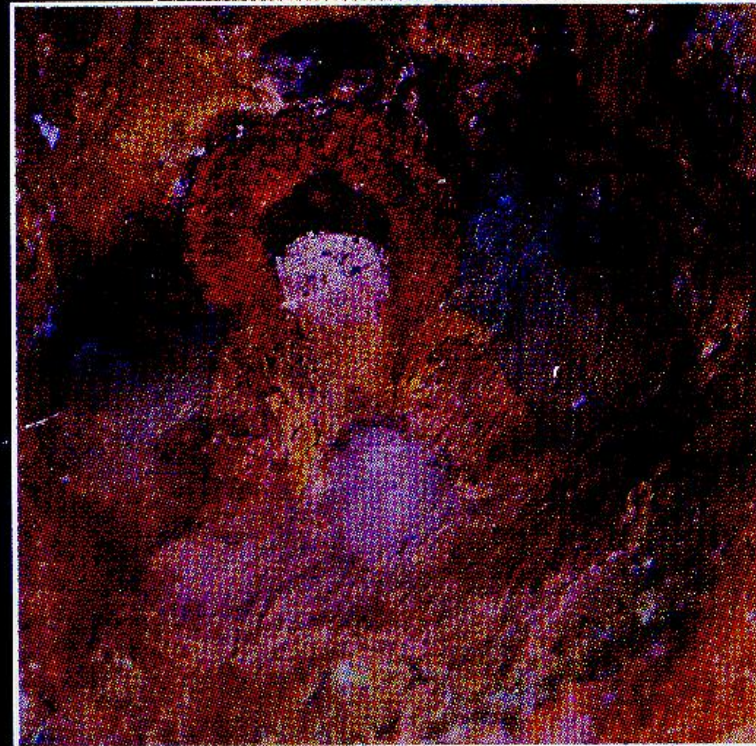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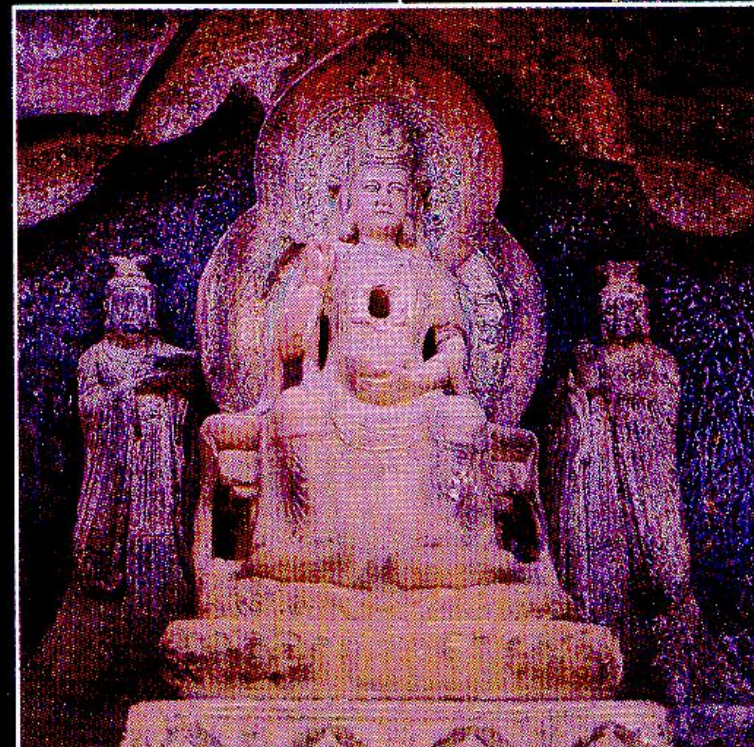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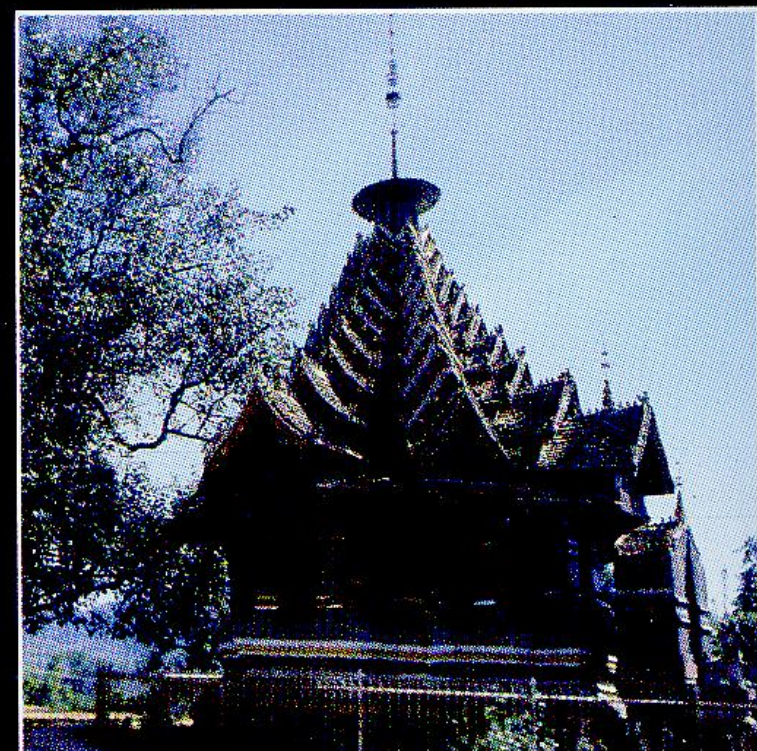
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裝

開本: 787×1092 1/8 印張: 30 字數: 90000

1991年 月第1版 1991年 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5415-0417-5/J·8 定價: 189 元



目 錄

序	4
雲南佛教概說	14
寺廟建築藝術	43
塔幢藝術	69
石窟寺與摩崖造像藝術	113
雕塑藝術	141
繪畫藝術	171
經卷	225
圖片目錄	231
[附錄]	235
雲南省佛教名勝文物一覽表	
主要參考書目	237
後記	238

序

雲南最早的居民是出現在距今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我們不僅不清楚他們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最初意識，而且對他們此後的踪跡也毫無線索。

根據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並且參考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我們知道至少在距今兩千六百年以前，雲南已經出現了“萬物有靈”的崇拜，出現了原始宗教的萌芽。秦代常頌主持修築“五尺道”以後，雲南與四川之間的交通得到改善，聯繫有了發展。但這時的雲南，部落林立，無論是經濟文化或社會制度，都與內地相去甚遠。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命郭昌、衛廣率兵進入雲南，設立益州郡並24縣，中原王朝的勢力達到了雲南的腹心地區。這時候，佛教已經創立了好幾個世紀，不過，既沒有傳入中原，也未傳入雲南。

佛教從外面傳入中國，大致是公元一世紀的事情。它從西域沿着絲綢之路從西向東走，終於來到了長安和洛陽。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它的發展極為緩慢。二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大量佛經在洛陽譯為漢文，佛教才在內地廣泛傳播開來。當時譯的經，都是外來的僧侶帶來的。他們帶的是什麼樣的梵文本經書，就譯什麼。其中，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支讖）的譯述最為重要。安息國僧人安世高傳譯上座部系統的說一切有部經典，主張通過禪定靜慮來領悟早期佛教的基本原理。月氏國僧人支讖傳譯的全是大乘佛典，重點是般若學說。兩派佛教不僅在中原傳播，而且輸入到四川。此時雲南各族各部落信仰的還是萬物有靈一類的原始宗教，當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系統的唯心主義神學理論。他們時常期望利用超自然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某種願望，因而巫術受到普遍的重視和廣泛的使用。三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盡管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在內地經過排佛和興佛的反覆鬥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而雲南仍處於教化之外，並未受到佛教的什麼影響。

大致到了唐代中葉以後，佛教才從四川、西藏，以及直接從印度這三個方向大舉進入雲南。

這時候，無論在印度或是在中國內地，佛教早已形成了各宗各派，或者傳入了各宗各派。可是在雲南，得到傳

播的主要是剛剛興起的密教。

密教是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相妥協的產物。它吸收了許多婆羅門教的咒術、儀禮而形成爲一種新的教派形態。盡管它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等“六經三論”爲理論依據，但在實踐上它却把大乘佛教的煩瑣理論簡化爲通俗而不易懂的口授密傳和誦咒祈禱。這種簡化和通俗，非常適合文化程度遠遠低於內地的雲南，易學易會，又能與雲南原有的巫術相結合，又可以即身成佛(迅速成佛)，自然易於傳播。這就是爲什麼雲南最初傳播的不是其他佛教宗派，而是密教。

密教在雲南得到迅速傳播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先後得到南詔和大理國統治集團的支持。在統治集團中，最初信教的也是一部分人。經過這部分人的提倡，不僅整個統治集團信奉密教，而且使它在洱海滇池四周的廣大城鄉普遍流傳開來。從統治集團來說，傳播密教不僅有利於他們政權的長治久安，而且還希望乞求密教的神秘力量來使他們延年益壽。從農民大眾來說，他們希望從密教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求得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

密教在雲南一開始就不只是口耳相傳，它的僧侶和信衆很快學會了修建寺廟塔幢，使祭祀祈禱更加莊嚴和制度化；很快學會了雕塑佛像神像，畫連環圖畫，使密教的通俗宣傳更加生動形象，易於接受。

所以，唐代中葉以後密教便在雲南迅速傳播開來，並長期處於雲南宗教領域的主導地位，直到宋代禪宗進來以後，方才出現新的變化。

佛教禪宗在大理國後期傳入雲南，又得到了以後各代統治集團的支持。禪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教派。這時候，漢文在雲南的運用日趨普遍，又有利於本地的信徒學習禪宗的漢文經籍。明清兩代都有大規模的移民屯墾和人口遷移，內地漢族人口大量進入雲南。這些情形大大加強了雲南禪宗的地位。大致與此同時，上座部佛教自南方陸續傳入西雙版納、德宏等地，逐步變成了傣族等民族的宗教。由此，歷史造就了雲南佛教教派特多、佛教藝術豐富多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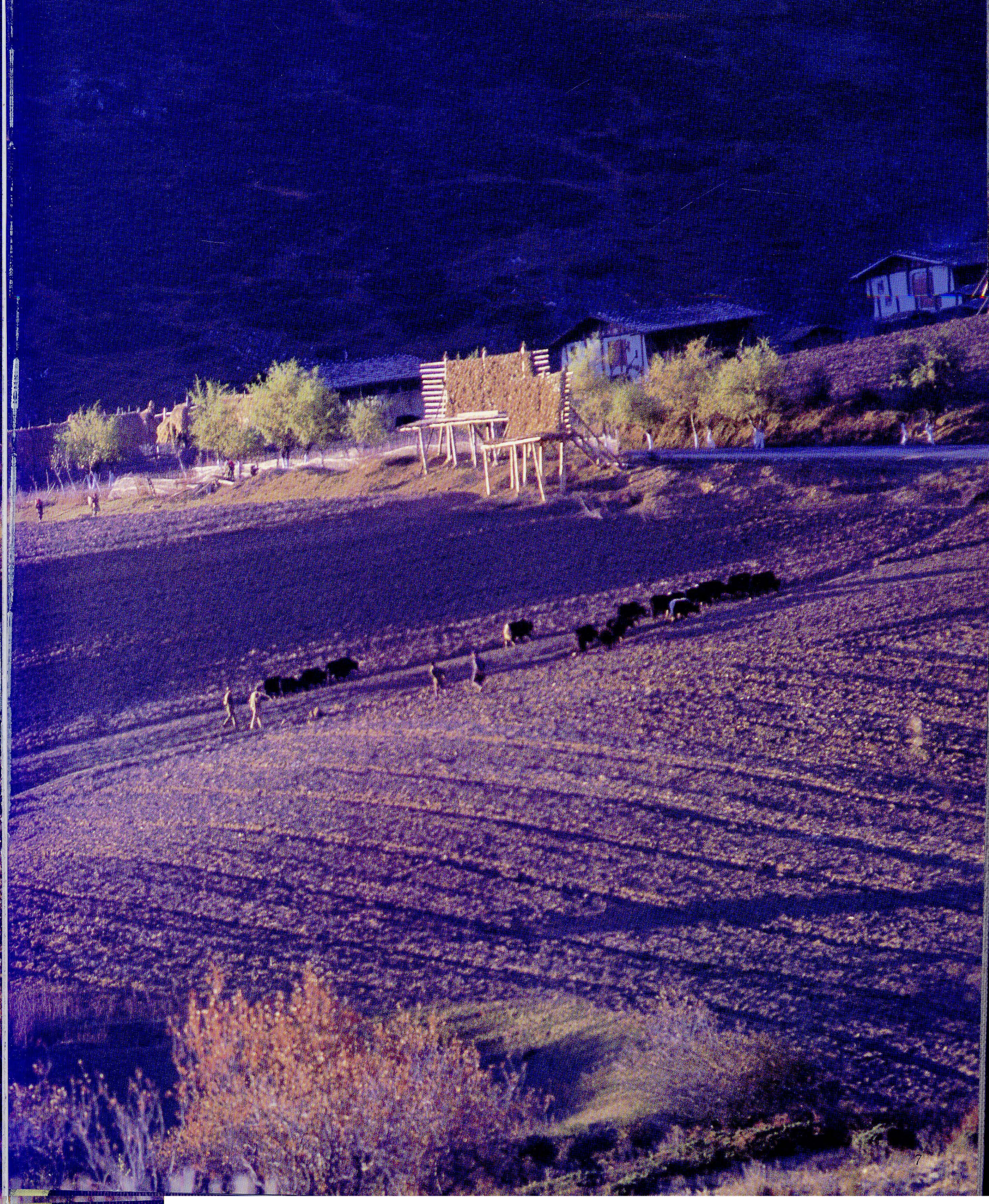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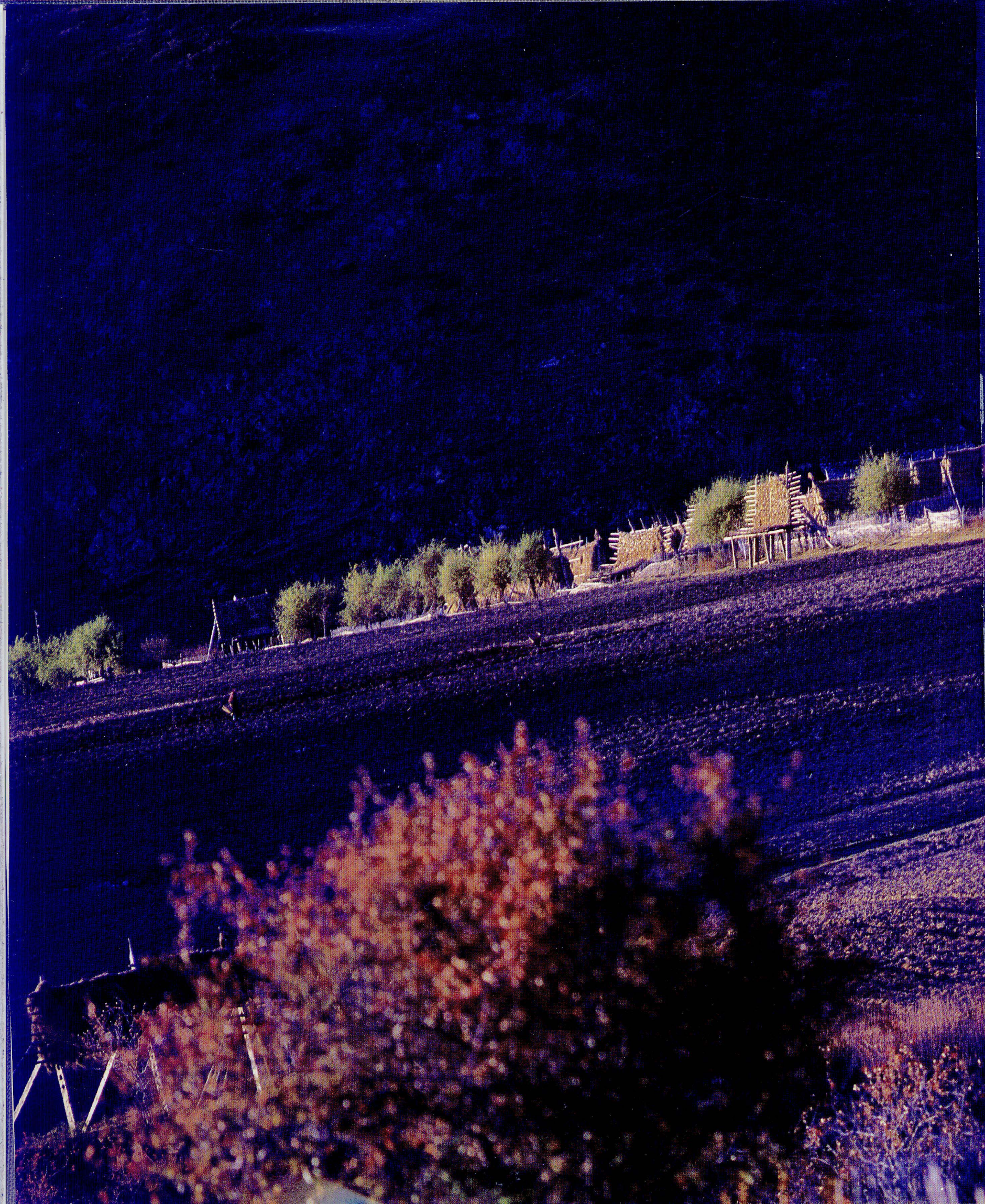
的局面。

一千多年來，雲南佛教的傳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就是它有種種佛教經籍的抄本刻本，却幾乎見不到本地的佛教著述和自己譯梵文爲漢文的經書；它有許許多多的、各式各樣的各派佛教的廟宇、石窟以及大量的佛像，却少有精通佛教理論、善於發揮並產生重大影響的高僧；它的信衆唸咒語多，拜觀世音菩薩、大黑天神、各村土主多，而對佛教理論的探討少。這些與內地佛教的差別，不難從雲南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中找到原因。

雲南的觀世音菩薩多。這與注重簡單的實踐以代替理論探討也不無關係。這位菩薩據《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介紹，是一位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法力無邊的救世主。衆生每逢遭遇劫難，只要誦唸這位菩薩的名字，這位菩薩就會立即前往解救。這位菩薩能顯化各種不同的形象，爲衆生宣講佛法，使他們得到解脫。在密教的經典和口頭傳授中，注意介紹種種觀世音菩薩的形象和相應的供養禮拜儀軌及密咒。禪宗同樣十分注重崇拜觀世音菩薩。這樣既能使信衆迅速成佛，遇難又可以得到解脫，崇拜的對象十分具體，崇拜的方法又簡便易行。這一特點使觀世音菩薩的雕像、塑像、畫像隨處可見。

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千多年來，雲南佛教多數教派雖然在理論研究和論著方面不如內地那樣注重，但在信奉的實踐上却不能不算是走在前頭的。這一特點同雲南的各派佛教、道教、巫教互相競爭、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特點交織在一起，就給後世留下了許許多多的風格各異的寺廟、塔幢、石窟寺、摩崖造像、雕塑、繪畫以及富於地方民族特色的各種文字的經卷，從而賦予雲南的佛教藝術以極爲特殊的價值。

雲南佛教藝術遺產實在是太奇特、太壯觀、太豐富了。我們當然不能說已經充分瞭解了它們，不能說已經認清了它們在人類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價值。所以，我們才決心用這本書首先把它們的概貌介紹出來，以期引起進一步研究的熱望。





1. 彝 族
2. 白 族
3. 哈尼族
4. 壯 族
5. 傣 族
6. 苗 族
7. 傈僳族
8. 回 族
9. 拉祜族
10. 佤 族
11. 納西族
12. 瑤 族

雲南少數民族



1	3	5	7	9	11
2	4	6	8	10	12

13. 藏 族
14. 景頗族
15. 布朗族
16. 普米族
17. 怒 族
18. 阿昌族
19. 德昂族
20. 基諾族
21. 水 族
22. 蒙古族
23. 布依族
24. 獨龍族

雲南少數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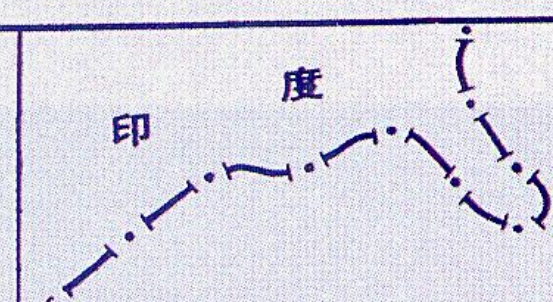
13	15	17	19	21	23
14	16	18	20	22	24

云南省民族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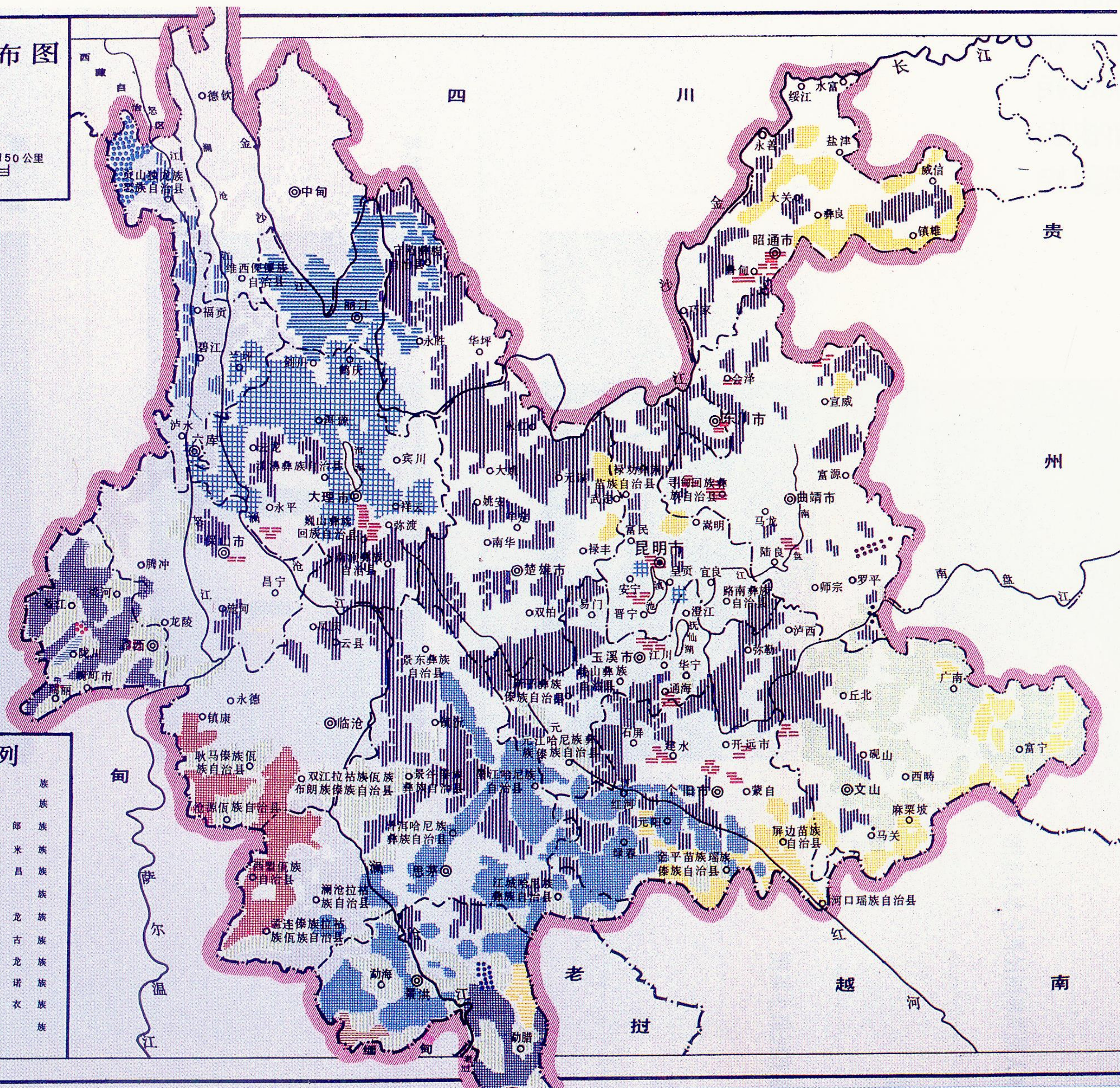
比例尺

1:5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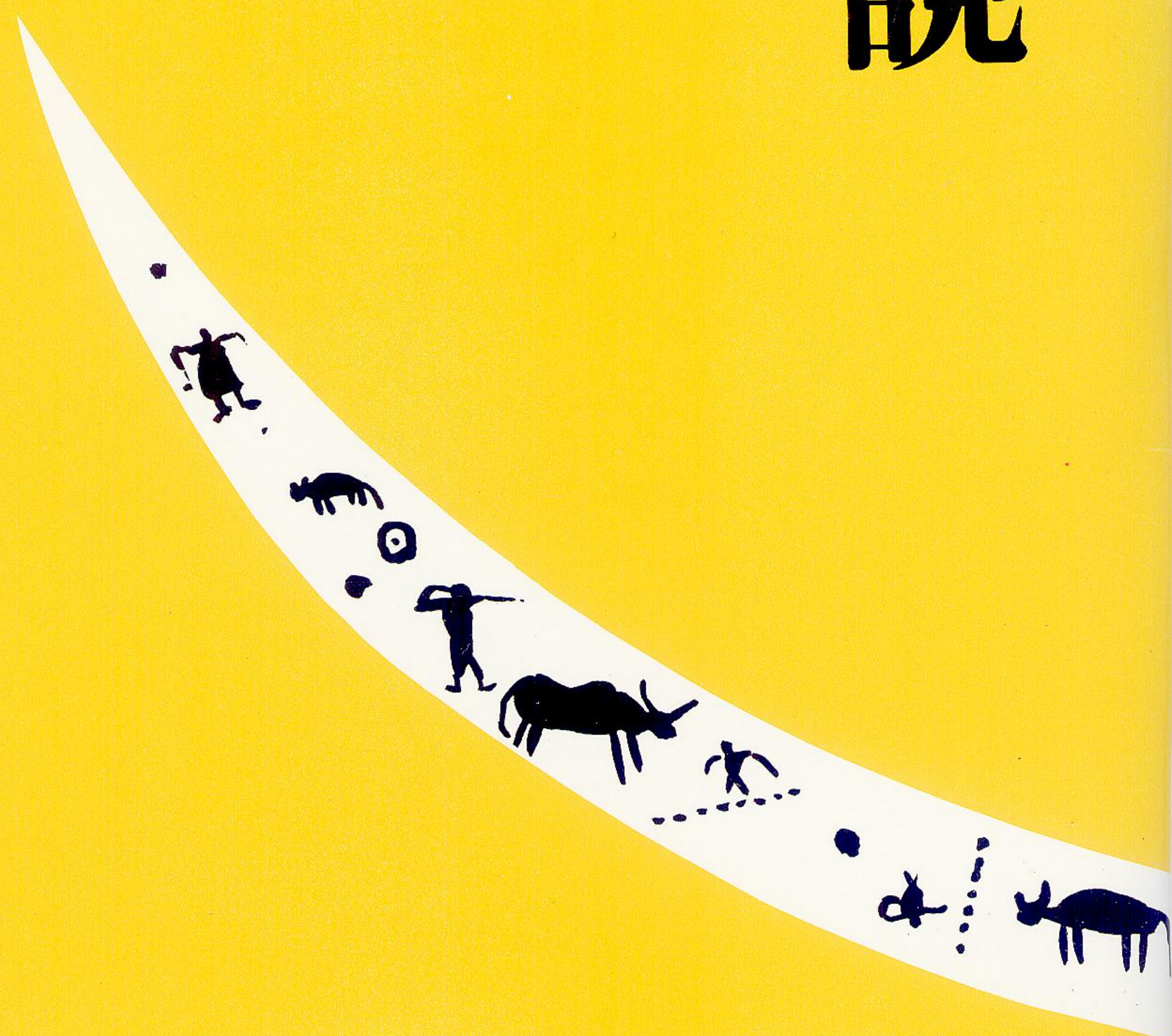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 公里



图例	图例	图例	图例
彝族	傣族	瑶族	苗族
白族	哈尼族	布依族	侗族
壮族	傈僳族	普米族	阿昌族
苗族	佤族	怒族	崩龙族
傣族	佤族	蒙古族	独龙族
回族	拉祜族	基诺族	布衣族
纳西族	景颇族	水	



雲南佛教概說



雲南，一個奇特的宗教博物館

雲南是中國民族成份最多的省份。曾經長期在雲南聚居而又經過科學識別的民族共有25個。它們是：漢、彝、白、哈尼、壯、傣、苗、瑤、回、藏、傈僳、拉祜、佤、納西、景頗、布朗、阿昌、德昂、基諾、普米、怒、水、蒙古、布依、獨龍。這些民族不僅生活習俗各異，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下面的事實可以毫不誇張地告訴人們，雲南不僅堪稱植物和動物的王國，而且也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宗教博物館”。這裏不僅保留着一些少數民族的若干種原始宗教信仰，還可以找到我國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各主要宗教教派的踪跡。北方的薩滿教曾隨着騎馬民族的南下滲入雲南，古老的道教文化曾長期在此地生根發展。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又先後進入雲南各傳其道。各種土著的和外來的宗教在這個交叉路口相互競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由此產生了許多奇特而複雜的文化現象。從古迄今，雲南宗教派別之衆多，宗教文化之豐富，在中國確屬罕見。

佛教入滇以前，原始宗教是雲南各民族最普遍的信仰形式。公元前十二世紀以來，隨着青銅文化的繁榮和地緣政治集團的崛起，巫術便成了少數統治者用來溝通天地神人、攫取政治權力和社會財富的工具。那數量驚人、造型精美的青銅藝術品，向我們展現了2000多年以前各族先民的宗教世界。殺人祭柱儀式，祖先崇拜習俗，以春種秋獲爲中心的農耕禮儀，以虎、牛、蟲、蛇爲主體的象征體系，以及賽船、狩獵、剽牛和銅鼓

樂舞等節日祭祀活動，都凝固爲銅綠斑駁的形象，無言地敘述着先輩對宇宙、生命和彼岸世界的認識。這種土生土長的巫術文化，正是雲南各族宗教生活的淵源，也是外來的佛教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發展的基礎。

展開亞洲地圖，人們會發現亞洲東部有三個重要的自然地理區域，它們是：東南亞和南亞熱帶季風區，東亞溫帶和亞熱帶季風區，以及青藏高原區。古代，在這三個特色迥異的區域形成了三大佛教文化，即東南亞上座部佛教文化、漢傳佛教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雲南正好與這三個佛教巨人相毗鄰，並處在它們的接合部上，成爲它們紛爭、過渡和交融的地方。

而且，雲南與佛教的發源地印度隔緬甸相望，兩地自古便有交通往來。吆喝着馬幫穿越崇山密林的商人們开辟了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它從中國的四川起程，經雲南西部和緬甸直抵古印度。這條古道至遲在公元前122年已經開通，當時的漢朝使臣張騫曾發現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由此輸往印度。同時，印度和東南亞所產的海貝也沿着這條路綫大批流入雲南，成爲滇王國貴族珍藏的寶貨。頻繁的貿易活動給偏僻的滇西地區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使它以富於金銀、琉璃和桐華布等異物而聞名於世。不僅印度和東南亞的人民常在雲南留居，他們的藝術使團也曾於漢、唐時期途經此地，前往中國的都城獻藝。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交通條件，使雲南成爲四方文化薈萃之地，爲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方便。

雲南的佛教因上述三大佛教文化的影響而興起，而發展。與之相應，它的分布區域

也可大致分爲三塊：

以洱海和滇池爲中心的滇中地區，最早受到佛教文化的熏染。這裏傳播的佛教起初帶有明顯的密教色彩；十三世紀以後，逐漸成爲漢傳顯教的勢力範圍。

以迪慶和麗江爲中心的滇西北，與廣袤的西藏高原相連。這裏的藏族、普米族和納西族歷史上受藏文化影響很深，因而藏傳佛教能夠在這個地區廣爲傳布。

以西雙版納和德宏爲中心的滇南、滇西南同東南亞相毗鄰。這裏的傣族與分布在緬甸、泰國和老撾的揮泰居民族源相同，語言相近，習俗相似。這裏是上座部佛教的傳播區域。

佛教入滇與密教盛行

佛教何時傳入雲南，尚無定論。據現有材料來看，至遲在八世紀中葉，佛教已在滇西地區廣泛傳播，並爲南詔統治者所接受。這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有密切關係。

公元七世紀至八世紀，強盛的大唐王朝和新興的西藏吐蕃政權在雲南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當地分散的部落集團面臨嚴重的挑戰，力圖通過兼併戰爭實現區域性的統一。在滇西的洱海四周有六個勢力較大的部落，史稱“六詔”。地處今巍山縣境內的蒙舍詔（南詔）自細奴邏任首領以後，逐漸積聚力量，經過五代人的努力，終於在八世紀中葉兼併了五詔，並繼續擴展勢力，建立了以烏蠻爲主體、白蠻爲輔佐的南詔國（738—902年），統一了雲南全境。緊接着，南詔又先結盟於吐蕃，後歸順於唐朝，四面征戰，成爲西南地區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南詔爲了擊敗割據一方互不統屬的大小“鬼主”，利用了外來的佛教，把它當作實現宗教和政治統一的精神武器。於是，在代表統一王權的佛教和代表部落神權的原始宗教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這場鬥爭，不僅發生在現實世界，而且在神話中得到了生動的再現：

傳說很久以前，大理壩子被專吃人眼和人肉的妖魔羅刹霸佔着。一天，觀音大士變化爲鶴發童顏的梵僧，牽着一條小狗來到大理，向羅刹借一塊地皮作道場。羅刹問他要多大地盤，梵僧道：“祇要我的袈裟披一披，小狗跳三跳就夠了。”羅刹一聽，便滿口答應下來。於是，梵僧命天龍八部、五百金鷄和七十二地煞四面守護，與羅刹在蒼山下舉行劃地儀式，他把袈裟一展，讓小狗一跳，竟然把整個大理壩子都佔了。羅刹驚恐萬狀，祇得求梵僧爲他另找居處。梵僧便把羅刹誘入一個洞中，在上面建一座寶塔，將這妖魔永遠禁錮了起來。隨後，當地首領在觀音指點下建立“妙香古國”。逢年過節，舉國上下都要吃齋念佛，燒香敬拜觀音菩薩。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觀音斗羅刹”的神話在佛教初傳時期的西藏也同樣流傳過，其基本結構與大理的傳說非常相似。這兩個故事之間是否有某種聯繫，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佛與巫的神話戰爭卻揭示了一個事實：當吐蕃和南詔按照各自的方式實現區域性政治統一的時候，它們都曾借助於當時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佛教作爲一種精神力量去戰勝各自爲政的部落神權。

神話是虛構的，但佛教在南詔時期得到很快的發展，卻已被大量資料所証實。公元

九世紀以後的雲南主體文化，已不再是巫術文化了。外來的佛教正顯示出旺盛的活力，並被南詔的統治者尊爲國教。興寺建塔、誦經拜佛之風盛行各地。不僅普通百姓家家供佛，誦經念咒，王室貴族也以皈依佛法爲榮。僅在蒙世隆時期（公元九世紀下半葉），王室大興土木，就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南詔境內，廟宇塔幢隨處可見，如鷺山寺，遍知寺、華藏寺、慧光寺……，而以大理崇聖寺最爲有名。

南詔後期，由於對外征戰連年不斷，內部權力之爭愈演愈烈，國運終於由盛轉衰。白蠻貴族伺機崛起，控制了國家大權。公元902年，主持國事的重臣鄭買嗣發動政變，殺戮王室成員800餘人，篡奪了王位，南詔國至此滅亡。以後，又經過30多年的宮廷鬥爭，白蠻貴族終於牢固地掌握了權柄，建立起統治雲南達300餘年的大理國（937—1254年）。

大理國佛化之深，較南詔有過之而無不及。開國君主段思平（十世紀上半期）好佛，歲歲建寺，鑄佛萬尊。佛寺講經說法，王公貴族紛紛前往聽講。君王中有看破紅塵或倦於宮廷爭鬥者，即棄位當了和尚。據記載，大理國22代君王，便有8人放棄王位，剃度出家。國君如此，官吏亦不例外。大理國設科選士，所定標準爲佛學儒學兼通，因而做官爲相者常是僧人，也有的是先取得官銜，再出家做和尚。由於佛教之風的長期熏染，無論貴族平民，都自許爲佛門弟子。甚至還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單姓三字名的命名習俗，即把與佛教有關的神名佛號夾入姓名中，以此求得保佑和平安。大理國的文獻和碑刻中，

常有李觀音得、張般若師、高妙音護、段易長順、李大日賢、董金剛田等人名，其中的——觀音、般若、妙音、易長、大日和金剛就是佛教的名號。

大理國三百餘年間，留下了大量的佛教石刻、造像和繪畫，其遺跡遺物至今仍歷歷可考。聞名遐邇的劍川石鍾山石窟，有佛教造像百餘尊，雕刻細膩，造型優美，其主要部分完成於大理國時期。1978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大理崇聖寺千尋塔時，在塔內發現近六百件文物，其中不僅有各式各樣的法器，而且有上百尊質地不同、風格迥異的佛陀、菩薩、天王和沙彌的塑像。據考訂，它們多是在大理國時期陸續放入的。最寶貴的文物是繪於十二世紀的“張勝溫畫卷”，全卷畫佛教人物600餘人，傅色塗金，場面浩大，堪稱中國佛教藝術中的精品。

大量文獻和考古資料証明，南詔大理時期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密教。密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後期與婆羅門教的某些教義相結合的產物。它以《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等“六經三論”爲依據，把大乘佛教的繁瑣理論運用在簡化通俗的誦咒祈禱上，認爲祇要口誦真言（語密）、手結契印（身密）、心作觀想（意密）三密同時相應，可以即身成佛。所以，它以高度組織化了的咒術、儀禮、俗信爲其特徵，而由此與其他靠語言文字明顯表達佛教教義的派別（顯教）相區別。印度密教在八世紀傳入中國內地；九世紀傳入日本，成爲“真言宗”；八至十一世紀傳入中國西藏地區，形成藏傳密教。

密教傳入中原，曾得到唐朝皇帝的大力推崇，盛極一時。但傳了數代之後，便日見